PL
2503
T36
V.17

廬陵全集錄

序、　　　　　　　　　　　　　後學儲欣

廬陵之文自昌黎出予觀其闢佛老明周孔之道排軋茁上追古六藝之遺大體合矣公又博極羣書與一時賢人君子馳騁上下日盛月新炳乎樹一家之著曰居士集者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表啓奏議尚在其外自公而前未有著作若斯之富矣由是好學綴文之士靡然宗之至今指數大家者唐韓宋歐各

爲一代稱首始公讀昌黎先生集曰文必至於是而後已耳由今觀之可謂有志竟成者歟苐韓之文發憤於羣言蕪穢之日而公適當一時賢人君子惟韓是師之時難易罔殊焉韓文不專一能而公差若專焉者所以耳食者流以爲公遜於韓而余則謂此繆論也今夫後人之求至前人者其灼知之矣既灼知之因篤好之因深造之得乎否乎不敢知也雖深造

之滋不敢知也一旦若化若遷油然而生勃然而長沃然而茂卓然而立夫是之謂自得而千百世下讀歐之文者如無韓嗟乎惟其如無韓也乃所謂必至於是而後已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前史擬韓於泰山是歐亦一泰山耳學者方專心并力登其巔攬其勝不暇而暇擬議差等乎哉予既錄公文若干而并論之如此

序

後學儲欣

廬陵之文自昌黎出余觀其闢佛老明周孔之道排軋茁上追古六藝之遺大體合矣公又博極羣書與一時賢人君子馳騁上下日盛月新炳乎樹一家之著曰居士集者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表啓四六尚在其外自公而前未有著作若斯之富矣由是好學綴文之士靡然宗之至今指數大家者唐韓宋歐各

爲一代稱首始公讀昌黎先生集曰文必至於是而後已耳由今觀之可謂有志竟成者與第韓之文發憤於羣言蕪穢之日而公適當一時賢人君子惟韓是師之時難易固殊焉韓又不專一能而公差若專焉者所以好廣者流以謂公遜於韓非妄也然韓非不云乎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峭壍之勢異也韓峭壍兼施歐一以壍勝然其爲泰山之高則均

耳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學者方專心并力登其巔攬其勝不暇而暇擬議差等哉余既錄公文若干而并論之如此

原序

門人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

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

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宋史廬陵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修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近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用修

同修起居注閲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修爲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修異己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賴仁宗終不之信修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會保州兵叛出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初修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

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氏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

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為古文修遂為天下
宗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實當似陸贄
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代史敘事不媿劉向
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前以
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
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
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修曰人材性各
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

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修屢建言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淸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又因暇日盡以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假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讒之修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

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辨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賦　雜文　原第十五卷

黃楊樹子賦并序

秋聲賦

山中之樂三章送慧勤

雜說三并序

論　原第十六卷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論原第十七卷
本論上
本論下
朋黨論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論辨原第十八卷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春秋或問
泰誓論
縱囚論
怪竹辯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氏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汪　誠牧庭

姪孫在文禮執　仝校

賦　雜文　原第十五卷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見依君子封植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穠庾鮑之秀
大勝秋聲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鐘鳳葢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合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井松亭亭似植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清湍之潰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迹江已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梟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遊人兮暫息節既晼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

客○

公謫令夷陵時賦此託物比類其詞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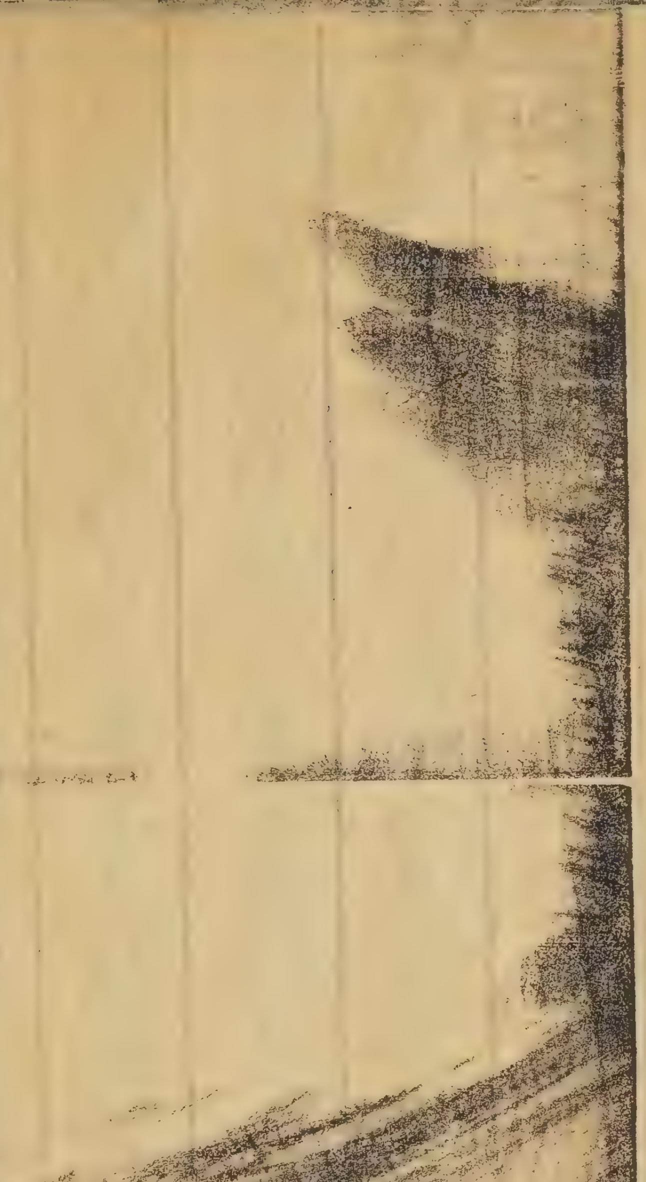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艸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稿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賦之變調別有文情〇賦至宋幾亡矣此文殊有深致〇惜蒼蠅賦俗不可耐删之

秋聲赤壁宋賦之極有名者而赤壁尤飄飄欲仙 吳蔚起識



山中之樂 三章送慧勤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於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于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于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于鴻濛。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

泉甘土肥兮鳥獸雎雎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子其往兮誰逢　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子其往兮誰從　梯崖搆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芊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白

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棄于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倣騷而未至然固公闢佛之文也不可不存

雜說三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

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
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
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
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
是乎有感

會心豈必在邈乎錄之以見公自任之重如此

殷亦有鬼方亦不能合天下于一乎吳徐何損于周

論原第十六卷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

此歐陽偏見

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伏）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總收）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

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

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袪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論南北各挾自私之心甚確五德遞王自晉以下其說頗不行獨盛行秦漢間耳是非不公果以此乎蓋公第爲絕秦者言之與後世無涉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

畢竟假借

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

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

讀公泰誓論與此似相左文王不得稱受命則泰末

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彊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

幷天下稱皇帝以前卽可謂之正統乎夏商之統奈何與秦並提而論

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

江東本晉地曷嘗不以晉而南乎

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瑯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其正不拘漢世祖亦長沙王之裔非繼世也）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深文）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

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

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
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
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
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
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
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
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
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
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

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其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爲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

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劉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正統有絕有續可謂思精而論篤矣四條舌戰鏦鏦錚錚

論原第十七卷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粘方字）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切喻）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

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

上略下詳

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

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

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正大光明和平至足做時文人得其一二便已脫却凡胎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説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説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説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説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

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

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

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較前篇未見進一解但抽出前篇勤漸而更言之意加暢矣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

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泰誓數紂之罪曰朋家作仇夫子曰君子羣而不黨朋黨二字

豈可施之君子哉永叔獨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開導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前半正意已盡後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賛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决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

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彊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

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

欲自抽刀刺之嵇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淸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

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彷旨擊介甫之專任而言之者前後議論痛切中間詳引成事

此一體也蘇文忠志林多用此法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

歐文每用此法收拾

遒骨

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

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新法之行老成如富如公輩莫不力爭而惟介甫之言是聽天禍宋國噫其奈何徵引秦趙二主所謂規巽事與同失也

論辨原第十八卷一

春秋論上

（高晴）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三論大意已舉）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

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

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

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起下二篇

據經駁傳立于不敗之地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

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備約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逆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

進一步

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巳舉魯之人聽於巳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此篇專論隱攝只據公之一字爲定斷雖善辨之士不能奪矣但左氏據本國舊史必非無根意者惠有遺言如諸樊兄弟約傳季札之類故史得以攝書而羽父異日因請殺桓以求太宰乎余覽宋杜太后金匱之藏竊以爲魯桓一光義也趙普之讒殺秦王一羽父也事若相類然余別有論此不載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爲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

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

倒出奇峭

斷

又峭起

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

牴牾甚
从左氏

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趙盾許止合辨雖三傳未盡荒唐而公之文則雄矣中間逆詐用情云云尤有關世道此後儒鑑斷每使閱者按劍而紅丸一

察尤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

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

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此弊胡氏較三傳何如惜不得如公者一評之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

史如白

二年幷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

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先辨後斷此文出而文王受命改元之誣不掛于學者之口公之力也孟子著書使邪說者不得作六一公不在孟子下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
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
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
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
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
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
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
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
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

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好名二字切中唐太宗骨髓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

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意趣深得蒙莊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終